

秋  
燈  
叢  
話

秋燈叢話卷之九

福山王 械凝齋著

浙俗除夕設饌於庭向空拜禱名曰送年有  
偷兒潛入富翁李某室思竊取祭物為度歲  
資甫入翁適出為所窺詰之以實告翁惻然  
餉以酒食賜金而遣焉越月翁晨起有魚懸  
門楣間後每日皆然不解所自載餘乃絕洎  
翁七旬誕辰親朋畢集閭人報有義男某偕  
婦來稱祝者閱其物頗豐而姓名非所素識

呼入叩之。躡嚙不能對賓散後，乃曰：余即昔年恩釋之人也。感公高誼，改行捕魚，頗得微利。曩門首之魚，即我懸也。一日黎明，見女尸掛門左，意必有陷公者，因移置郊外。自是不復懸魚。數年來蓄積漸饒，遂成家室。今值公慶，特冒義男來謝大德耳。翁恍然悟，遂相歡好如骨肉云。

聊城丁老人者，性醇謹，不欺然諾。富室多信任之，有無賴子虞某，欠博人金，往貸富室求

丁書券保丁弗許刦以兵丁畏其橫也從焉  
踰期無償意富室索金丁不得已代為償一  
日遇諸途告之故並斥其非虞怒欲毆趨避  
乃免虞歸即卧病昏然若寐經五載始愈適  
丁老已卒數月矣丁兩子夙好博父歿益無  
忌家資漸盡虞勸其改行二子因夙嫌不納  
且加詬詈虞復屏人諫曰從我言保致小有  
二子漫應之虞云爾牛欄中埋有白金若干  
足以恢復舊業不勝於呼盧場中覓生活耶

二子以為妄試掘之不謬詰其故虞慙然曰  
我因無良負爾父金冥司攝我魂魄罰為牛  
昔爾家所產之犢即我也竭力五載而斃我  
乃獲蘇金係爾父親埋我所目擊者今告子  
用以彰爾父之德且誌余過也

余同年馮給事秉仁歷城人父通青烏術為  
祖卜兆域偕葬師至一處翁曰此善地也葬  
師不可曰此地一發如雷一敗如灰矣翁不  
聽卒用之逾年馮聯捷成進士授翰林改御

史旋擢兵科典試江西蒸蒸日上矣乾隆已  
已買宅宣武門外永光寺街夢冠帶者一人  
來謁曰余明故指揮也以殉靖難師葬於宅  
後幸全遺骨感且不朽馮許諾翌日築室後  
院啟得一古墓馮買棺令僕輩改葬之未幾  
馮病見冠帶者復來詈曰爾何殘我骸骨馮  
謝曰僕輩粗莽改葬時或收殮未全非我罪  
也曰余諄諄相懇爾徒假手僕隸豈仁人之  
居心乎已得請於帝矣恨恨而去夫人請襁

之馮曰不記葬師之言乎亦命也豈果僵鬼能為崇耶卒年僅三十餘

直藩玉公麟雍正中為督院筆帖式與景州馮牧傑英相善偶以公事偕行宿涿州對床而寢几上殘燈未熄熠熠微明忽地板砉然有聲俄一人頂板而起高三尺許面黃而瘠身著紫道服徑至几前取燈擲空際以首承之適就其頂兀兀中豎往來跳舞燈隨其起落始終不墜瞥見玉公卧床上趨近之離尺

餘即悚然退向馮牀擲揄數四復轉近玉公牀作戲狀仍悚退如初如是者三乃擲燈還故處而沒玉公呼馮馮已汗透衾簀矣述所見同

乾隆丁卯平原董友曲江秋試東回憩逆旅夢父石帆先生來歡笑如平時謂曰爾張四哥中矣張四哥者曲江表兄也因思張以喪子故未入闈惡得中不及細詢而寤迨榜發獲雋赴會試謁座師出內號示之乃張字四



號也

吾鄉德州孫莪山先生官翰林時假歸遊徽  
州中秋與客飲寓所酒微醺忽遍體汗流如  
脫症然急扶卧榻上昏不知人矣少頃頓覺  
清涼自顧已化為嬰兒而心頗了了因念此  
身本同寄寓往來自如但前生所讀書不知  
還能記憶否默誦之皆如平時諦視其家陳  
設頗華煥一丈夫褰帷入競告曰男也其人  
乃孫年家尊行許公許官監司解組歸無子

所居在寓側孫念許公古君子為其子亦不  
惡已復轉念吾親未葬何可遽死一媼方接  
抱急側身投地豁然而醒以語衆客曰倘果  
有其事余雖生媼必遭毆扑矣試往徵之遂  
扶病詣許許方以子死怒責媼辭不見孫固  
請不得已出告以故許慘然久之謂孫曰予  
福薄敢望玉溪生之於白傳乎

蘇州顧太史俠君徵刻元人百家詩集蒐羅  
不遺餘力恐或湮沒手自刪定付諸剞劂工

既竣時值除夕其幼子甫數齡告父曰兒見秀埜堂前有紗帽暨巾服者約百餘人向內作叩謝狀不知何客太史趨出覘之杳無所見噫文人愛名結習至死不忘表章前賢真盛德事也

歷城某生屆秋試期已納卷矣夜夢其先人曰爾欲中舉正如大海摸針耳醒後悒鬱不自釋日惟醉卧不復作入闈想妻怪問之告以故妻曰夢寐事何足據不聽初八日晨起

見親友紛紛入試未免技癢妻從而慫恿之  
始自故簾中撿出敝卷袋命妻縫綴妻曰針  
挿房內聯句上可取來某褰簾入忽狂笑曰  
中矣蓋針挿聯句海字中適符夢兆故也是  
年果雋

德州張某舊族也家中落餘室數楹喪偶獨  
居侘傺不自聊素工琵琶月夜把酒獨酌已  
微醺鼓絃一奏哀怨動人忽有剝啄聲啟視  
之乃一青衣人似曾相識者曰奉主人命邀

卽君小飲幸攜琵琶往張詢主人為誰曰程公也程故盛族皆張戚好又細叩之曰到彼自知乃反扃其戶青衣代攜琵琶前導張尾之行轉數巷始至門外僕從林立僉曰至矣主人曳杖趨出白鬚朱履岸然道貌拱入一亭朱欄曲沼雜植花卉張揖讓畢主人曰余與若祖交至契卽所謂海右陳人程正夫也張曰公謝世久矣為見招主人曰幽冥殊途世交如昨適步月偶過尊居聞琵琶聲切切

有愴予懷故邀共酌以消良夜且與君亦有  
益幸勿怖張素個儻殊無懼色遂就坐主人  
命童子歌以侑酒張援琵琶和之畢盡其技  
彈一闕則浮一大白不覺沉醉假寐席上比  
覺則曉日瞳瞳枕琵琶卧程公墓前石几上  
張大驚起向墓再拜覓路歸將抵家遇鄰人  
謂曰昨三更君家火起咸意君被焚今喜無  
恙也張至家垣廬悉成灰燼矣

嘉興徐生玉台館蘇州楓橋某氏其書樓正

臨河岸適一舟泊其下舟窻與樓窻遙對簾  
內有女郎淡妝素面光彩照人徐窺之不禁  
神搖女初不甚避若默相喻者目注久之  
童子自舟中出女郎謂曰弟早去便歸徐急  
下樓尾童子行叩之曰杭州林姓隨父母及  
姊訪親濟寧緣遊虎邱遂暫止此童亦詢徐  
姓名至岐路徐詭云入城從別道歸女郎方  
啟簾凝望見徐來故遲遲下簾隱窻內盼注  
不已徐心搖目奪相對若痴以客至而散次

早舟已揚帆出潁墅關矣越兩月餘徐有事  
於淮安泊舟高郵見官船自北來者亦泊岸  
次僕從甚都徐舊僕李某與焉詢其行曰隨  
主人張公赴任九江昨在淮主人納一姬定  
情後先赴金陵此新娘船也徐不為意少頃  
忽聞官船窻輒然啟諦視即林氏女顏色黯  
淡嵒嵒骨立無復向時神采見徐悲不自勝  
曰君非徐郎耶從此一別茫茫千古矣擲一  
鳳鳥與之遽閉窻入徐正徬徨間而官船已



解維去乃藏烏篋中抵淮見林弟佯問之林弟潜然曰別後予姊忽病至山陰疾大漸屢醫不痊業於半月前死矣徐漫聽而疑之越數日遇李僕弟於路詰所往對曰兄客死都中今扶柩歸耳徐告以秦郵相遇狀李弟曰安得有此徐大駭念友某九江人現任河員往述其故且問郡守有無張姓友曰余郡某公歷官多年未聞替任亦非張姓也徐啟篋視所贈鳳烏惟紙灰而已

蘇州蔡伯華未娶時夢一女子靚妝嬌好旁有指之者曰此爾妻也後頻入夢飲食居處若真伉儷然及娶申姓女絕非所夢者數年申死續娶於陳亦與前夢異陳又死再續宋氏宋年三十却扇時宛然當年夢中也合卺未幾蔡應京兆試入都越三年而客死遺子僅兩齡宋苦節自矢教子讀書今將弱冠應童子試矣蔡與宋神合十年而實為夫婦不過月餘亦奇矣

康熙中濟郡長清邑西北鄙有村民張姓生子甫數齡被匪人誘去妻復多病久不育屢勸張納妾未果值兗郡歲饑有鬻婦女者囑夫往物色焉一日買村人婦頗娟好婚夕詢婦容戚甚問之不答固詰之始潜然曰妾隨夫多年育有子女好合無間值年荒家無升斗恐同斃溝壑遂鬻妾以延旦夕骨肉分離再會無期不覺觸懷增痛耳張聞言悚然曰我娶妾原為嗣續計也今反離爾母子折爾

夫婦心何忍乎遂移寢別室天明召其夫至反婦而不索其金其夫泥首泣謝攜婦去既歸夫婦感張高誼無以為報適有攜子求鬻者婦謂夫曰此子貌不俗何不買為張公嗣少酬萬一夫欣諾及送往張細詢之即前所失之幼子也

棲霞胥吏林某賦性殘暴尤好擊蛇所傷無算夏夜納涼簷下簷際有蛇墮其項繞之三匝固不可解以刀斷之而氣已絕

通州文昌閣踞城上閣前一樗樹高數丈大  
十餘圍三四百年物也乾隆初重修閣因樹  
礙閣簷欲去之一老匠曰樹歷年久恐有神  
憑焉請勿伐督工者不可匠再三曉譬遂止  
次日匠登閣脊偶失足旋轉而下至簷際將  
墜簷俯臨城濠墜即齏粉矣幸為樗枝所承  
得免匠心悸欲以病辭夜夢偉丈夫曰昨蒙  
拯救稍為報効來朝恐仍不免懇再往感且  
不朽匠醒急詣公所適州牧杜公至以樹生

城顛非宜命去之匠力阻且訴其故乃得不  
伐閣今為潞河書院予嘗至其處老樹婆娑  
生意尚鬱鬱也

山西賈人某客維揚舟溯楊子江而上至漢  
口路與舟婦通以重利啖水手推婦夫於急  
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無獲竟納舟婦為小  
妻甚嬖之後賈以貲捐太守筮仕得楚省某  
郡攜眷涉江遇風毀舟覓人拯救舟婦僕妾  
皆得生而嫡妻及子女悉溺求其尸惟嫡妻

未獲不得已招魂設奠而去先是舟夫之墜  
水也實遇救不死流落安慶為人傭久之以  
捕魚為生一日操舟江上見一婦附木板隨  
風飄至拯之起即賈妻也計離毀舟處已三  
百餘里矣夕宿舟中舟夫與之狎情頗篤賈  
妻憾其夫之溺於舟婦而不見答也願偕為  
夫婦未幾賈罷官以賊故籍其家不得歸舊  
僕星散惟偕舟婦及小童流寓安慶欲覓僕  
嫗為役舟夫及賈妻適往投訴因見各大駭

俱未明言是夜賈及舟婦俱悔恨自縊舟夫  
賈婦即於是夜遁去天道好還可不畏哉  
明末中丞某公赴任粵東宿逆旅適夏日炎  
蒸舍宇湫隘乃啓牖納涼見後院中有高樓  
聳峙而封鎖嚴密召逆旅主人問之答曰樓  
中每見怪異故久閉耳中丞叱其妾命啟樓  
掃榻宿焉夜將半兀坐未寢聞樓下蹴踖有  
聲頃見二青衣人履梯而登若公役狀跪曰  
樓下藏金一窖應為公有小人守護久矣公



至幸甚詢其數曰有主者當呼之來須臾一  
吏至曰窖金八萬祈公取之免我輩羈候之  
苦中丞謂曰赴任遠方攜帶未便可暫留俟  
我回吏唯唯退及抵任有巨商緣事獲罪將  
置之法商納多金獲免後北歸復登樓寢夜  
半僅一役逡巡而至詢前金曰公受某商賄  
默合窖藏之數冥中已扣抵矣言訖而沒  
棲霞孫某饒於財生子頑劣延師課之弗率  
教師督之嚴持硯擊師斃之孫以多金啖師

子寢其事越數年入泮授室生子矣一日忽  
瞪目股栗而言曰師至矣即披髮狂走跳岩  
踰澗不避險阻家人急挽之則伏地叩首曰  
師恕我師恕我舛回復乘問逸家人晝夜防  
護偶怠而假寐遂自經

少司寇高公其佩善指畫冠絕一時而畫虎  
尤為奇妙嘗蓄髮寸許布紙於案以頭濡墨  
瀋任意塗觸頃掃筆成之神采飛動識者珍  
焉公自言初不解畫一日染病昏卧見老叟

謂曰予前世畫師也合以畫顯引至一處疊  
嶂飛泉迴崖凡境而烟雲竹樹奇獸珍禽變  
幻出沒目不暇給老人指曰此畫中畫也為  
之剖析元微言下恍然頓悟老人曰藝已成  
可歸矣覓舊路回條已抵家而醒自後隨意  
命筆若有神助焉

余邑明經劉某夜夢卒持手牌寬尺許書已  
銜名甚悉引之去至其地乃邑城隍廟也將  
入一人自內出曰姑暫回再遲一日來劉未

及返俄聞廟內嘈雜聲竚足視之數人共舁  
一牌出濶數尺上填寫金字銜名乃其兄某  
也時兄任河南某州牧固無恙醒而惡之不  
敢言月餘兄訃音至逝期即夜夢時也劉大  
恐向人泣訴其故逾年劉病歿計其日恰一  
週歲豈陰司日為陽世期耶抑鬼神秘密而  
故隱約其辭歟

金川苗匪跳梁選楚兵往勦武昌省保安門  
內有劉嫗者年六十餘頗誠慤遇鄉里婚嫁

事輒為効奔走咸信任之其子充行伍在選  
額中子乃備豚酒奉母上坐哭拜於地嫗怪  
而問之曰兒從軍遠出不能常侍晨昏故寸  
心如割耳嫗正色謂曰爾祖若父受國家  
養育恩已三世矣常以虛糜餉精不能報効  
為憾今爾幸得從事戎行正當努力疆場繼  
祖父未竟之志何得以我老朽人為念乎子  
仍伏地悲啼不能起嫗曰我苦口渴速出覓  
柑數枚來比子携柑回嫗已縊苑房中矣語

云芝草醴泉不擇地而生嫗亦賢矣哉乾隆  
癸巳八月事

寧國守狄薪齋言其溧陽友林笠夫者新婚  
彌月偕婦至岳家晚宿書樓樓東隅置一木  
櫃未識中何有也夜漏三下燈光中見一紅  
衣婦人手執梅花冉冉從櫃中出漸近視之  
兩眉間黑痣數點繞床旋走且將披幃就坐  
矣林驚而號倏忽不見家人聞聲走視婦翁  
亦至述所見翁曰是矣余亡妻來看親壻耳

啓櫃出遺像示之紅衣面痣手執梅花宛然  
燈光中人

餘姚富翁某延師訓子館中圖書玩物畢具  
復有山塘泥美人一座神采生動置几旁師  
一夕坐讀忽有美婦人來服飾艷麗向師調  
笑師驚喜如出望外遂相燕好美人善吟咏  
嘗賦七律以贈淒清婉麗師寶藏之詩曰妾  
家生長在姑蘇飄泊如今未有夫竊恨生晨  
纏水土還憐身世入泥塗何緣珍重藏金屋

祇可淒其伴鴨爐一自畫眉人去後消磨脂  
粉孰重敷美人屢囑師無外洩而主人訝師  
精神恍惚固問焉不告一日師外出主翁至  
館翻閱所讀秘本詩箋在焉方諷誦間師已  
至主人睨几上美人笑曰得非此物為祟耶  
美人衣裾栩栩欲動頰上似有慙色擲而碎  
之後師夜讀無復美人來矣

金陵沈某慕吳下山水之秀買舟往遊一日  
至元墓幽僻絕勝處流連忘倦而燥渴思飲



見道旁茅舍數椽門庭雅潔花木交映有老  
嫗倚門立沈前揖求飲嫗詢姓名居趾延入  
餉以菓茗覺竹屏簾幙間彷彿有麗人行走  
沈問室中何人嫗曰一小娘子為老身所乳  
養性厭城囂故伴居此耳沈欲一見嫗領之  
未幾環珮琤琤香風習習女郎盛服而出沈  
瞻拜神馳罔知所措嫗詢知沈未授室謂女  
曰老身閱人多矣無如此郎小娘子亦有意  
乎女含羞不語嫗曰好姻緣豈宜錯過乃置

酒成禮指心誓日期以永偕沈遂移寓元墓  
小庵每夕往女家就宿後沈以應試歸荏苒  
將度歲忽一人自姑蘇來投書於沈拆視之  
綾帕一方繡詩其上曰細刺文綾記別言殷  
勤留寄白門軒殘針點點傳愁緒線筆行行  
隔淚痕除却贈人桃葉渡任憑貰酒杏花村  
他年崔護如相憶青塚持來招怨魂沈覽詩  
悲疑交集往蘇訪故處僅見荒墳二塚詢之  
乃吳中十七歲才女死葬於此傍一塚乳娘

也

前明即墨舊宦周某為諸生時丰姿瀟灑倜儻不羣值孟蘭會隨友往觀遇女子數十輩結隊而來中一最少者裙布荆釵雖無粉黛之飾而丰韻天然為雞羣之鶴周神思飛越幾不自持女亦凝目流盼屬意殊深既詢知為圃人李氏女無緣可通遂置之而女自遇周後朝夕思慕寢食都廢寢成瘵疾母廉得其情語其父父以門地相懸恐取辱不聽病

勢日增無如何姑俛人通情款周欣然許諾  
女聞之喜疾頓減涓吉成婚逾夕而女竟斃  
周悲悼萬狀盡婦所有納棺中塋諸郊外同  
人哀其志共為文往奠其墓周晚歸方挑燈  
獨坐忽聞款門聲啟視則亡妻也驚呼反走  
婦曰君勿恐曩因一時氣結未即死偷兒利  
妾殉塋物發棺氣得蘇遂復活周時心神惘  
恍信以為實凌晨靜思終詫其異潛赴郊外  
覘之至及新墳依然無恙也驚歸詰婦婦曰

妾本孤也頗抱深情昨夕見君哭墓甚哀特  
假形以慰君耳然亦有夙緣故爾相就無他  
意周聞言不懼安之如初同人知其事有造  
訪者輒與接談不之避惟黃生嘉善來則走  
匿幃中屏息不敢出周問之曰彼煞氣太重  
他年職掌威權我焉敢見周叩以終身乃舉  
酒酹地曰君將來祿位當作如是觀再問不  
答後黃總制三邊晉位大司馬周官終國子  
監祭酒

予族人某家居海畔有垂綸之癖每操竿磯  
上夜分猶未舍去一夕見火毬大如卵凌波  
飛至落磯旁盤旋不已某注目久之擊以竿  
唧唧作聲旋飛去其光如電某心動罷釣而  
歸行未里許回顧火毬叢集以千百計自海  
中風擁而來水為之赤繞磯跳躍若巡邏狀  
移時乃散

予邑塗山村于某喜擊燐火每夜輒獨步荒  
塚間尋覓撲擊遇燐火衆多擊之不散腰間

出一小銅鑼鳴之即紛紛而滅一夕晚餐畢  
聞戶外有呼者曰北山之陰燐火甚盛盍速  
往予持杖趨出火簇簇遍岩谷間擊之轉增  
漸且千萬叢繞身畔逼近鬚眉而臨行倉卒  
忘攜銅鑼凌爍蒸騰幾不得脫踉蹌而歸卧  
病不起矣

雍正乙卯歲杭城大火延燒千餘家中丞李  
宮保親往撲救彷彿見火光中一金甲神持  
紅旗招展圍繞一屋移時火滅瓦礫中惟此

屋子然獨存問之乃鹽捕李姓屋也李奉差  
他出家惟母媳二人火起時並不知覺第聞  
人聲嘈雜紅光繞屋而已公異焉莫測其故  
方李之差往江南也舟泊常州郭外中夜聞  
泣聲甚慘聒不成寐起問之曰欠賈人金苦  
於追逼不得已鬻妻以償今分手不忍捨遂  
悲痛驚客寢耳李憫之代償其金而焚鬻婦  
券及歸公詢其生平有何善事李惘然莫知  
所答固詰之乃舉前事對計其期正失火之



夜也公深加歎賞賜額以旌焉

蕭山先達某少為諸生時酒量不勝蕉葉後忽雄於飲同人訝而詰之乃自述某歲病疫昏憤間神已離舍隨風飄至一處天色慘淡不見日月道左有屋數椽乃即簷下憩焉未幾一婦啟扉出視之姑也因謂姑亡多年何為在此姑含糊應之呼入詢所自恍猶莫能對姑曰可暫居此爾姑丈職司判曹俟歸時當為爾謀俄聞傳呼聲僕僮奔告曰主人至

矣姑囑匿幃幙間頃見赤面虬鬚者昂然入  
轉瞬則白面書生也訝云烏得有生人氣姑  
告以故曰戚也奚相避出與叙禮情頗洽姑  
曰此子何由而至判取簿查視曰悞矣俟食  
畢送之歸時已悟入冥途因叩問終身事判  
曰子科第中人雖仕途不永而壽頗長比設  
食勸飲以量狹辭判復取簿視之曰果無酒  
腸當為子添三分援筆書其上引觥酬酢遂  
多而不醉食畢即命役送出乃寤自此病愈

竟能飲某後登第授縣令甫三年緣事歸壽  
至八十餘

萊郡有潭名烏龍濶畝餘盈盈清淺亢旱不  
竭競傳龍潛其下武弁某欲覘之以桔槔岸  
其水越日始涸潭底有洞湧出一物萍藻盤  
結不可辨識惟雙睛炯爍有光見者駭走潭  
水復盈後村人某夜過潭側似有物絆其履  
取視乃泥盂也持歸以飼鵝鶩貯食少許而  
啄食不盡異焉投錢試之經宿亦滿夜與婦

謀來朝易銀置其中比曉失孟所在  
歷城有兄弟二人捕魚為業其兄舉網得一  
物質似陶而式類盞頗粗笨因棄置艙內其  
妻見之取作燈具燈甫燃即結蕊如豆旋結  
旋落鏗然有聲視所落者爛若白鏹移時蕊  
燼悉取而藏焉次夕復然乃以告夫夫持至  
市鎔之果金也如是者數年遂成富室後其  
弟欲析居兄分產不受詰其故曰田宅我無  
所需願得此盞耳兄慨予之弟乃多置燈炬

光耀一室頃即吐花大如卵滴金纍纍數倍  
於前喜甚謂鉅富可期旬日後花不復吐雖  
減炬為之亦不驗大失所望復歸盞於兄而  
求產兄倩戚友為質即以前所分者與之弟  
素無賴未幾蕩盡仍望兄資助不遂控於官  
且訴以得盞故官逮兄並取盞試之無所驗  
廉其情乃責弟而貯盞於庫

豫省李姓者徙居宿州貧甚為人傭一日耕  
隴上有美好女子就之李懼禍不敢應女曰

實語君我狐也夙緣應相從故不恥自媒耳  
李益驚愕狐曰我非不利於君者願無恐李  
疑其幻而悅其美遂偕之歸居旬餘謂李曰  
力能為君高大門閭但地素相狎恐駭聽聞  
因另擇一村遷焉為李經營創作不數年宅  
第連雲田禾遍野合村仰望號曰李瞳狐性  
頗賢緣已久不育為李納妾生子撫之若已  
出居恒與李談導引術戒其節慾及生子後  
每令獨寢妾不得常侍衾裯深啣之煽動李

之戚黨謂李曰彼異類烏可恃一旦觸其怒  
貨物資財將仍攝去也且逞其蠱媚之術恐  
終為性命憂聞茅山多異人宜求法驅治之  
世世子孫無慮矣李惑於衆議從其指得符  
藏之先是狐常自詡能潛形入微孔中人莫  
之害李一日置酒欸曲飲之至醉從容謂曰  
子自謂善隱吾未之見也能入瓶中為戲乎  
狐醉不疑遂竄入李遽出符封其口狐曰悶  
甚速出我李不應始知其害已也懇曰廿載

恩情何忍心至此倘不相容第放我出當潛  
踪遠遁後此餘生皆君賜也李猶豫不能決  
衆曰勢成騎虎縱之禍立至乃置瓶沸水中  
移時傾視血跡點滴耳李欣然自謂得計戚  
友亦交相賀不數年家道零落與其妾相繼  
歿子亦夭折昔之連雲第宅傾頽皆盡惟李  
疇名尚存

明相國嚴文靖公訥為尚書時偶抱病延其  
子之同年某診視某以凌晨至日將午始見



公扶兩青衣倒行而出及戶乃轉身入某訝甚而未敢啟胗畢立方家人以紅東進公有怒容其子亟以白箋易之色始和俄聞內有詬詈聲頃漸近廳事則兩僕婦揪結至公前紛拏移時而散公漠然若無所覩家人輩亦無呵阻之者益駭然莫解所以公入詰其子始悉其故蓋公喜占驗機祥多所忌諱凡起居諸瑣事必推演而後行是日喜神在午必臨時乃出出又嫌與方位相背故倒行以迎

犯之風電冰雹頃刻而至十數里內田禾傷損無遺

江南王孝廉晉原博學能文為南中名宿雍正癸卯發解後終身不赴禮闈人疑而詰之曰余少時與妻不睦妻忿而自經嗣後入闈至夜分輒出相擾卷幅非墨污即燭燬每試皆然不能終場及癸卯春加意揣摩鍊熟文機入闈日將夕真草俱畢復恐其攫取乃藏衷衣內危坐以俟夜分妻至覓卷不可得嘻

笑曰爾誠狡矣然今科應中亦爾命也但一  
之為甚勿庸再涉妄想明春俟於黃河岸側  
斷不容爾北渡忿忿而去遂絕意進取終老  
於家

京師有某宦家居一夕雷雨暴至見火球自  
南窓躍入霆電滿室聲轟轟不絕須臾穿北  
牖而去某驚仆床下家人排闥入視曳之起  
備述其狀衽席焦黑爪痕宛然遍燭室中見  
書厨雙扉金繪四龍杳然失去或謂畫龍時

晴台千支遂有此異其信然歟僧繇點睛無足奇矣

楚省某郡守赴任抵境將泊舟旋風忽起舟次吹蕩江心波紋縈繞久之不散疑焉命涸人沒視云水底有僵尸踞椅而坐縋之起尸反縛椅背墜以巨石乃匿之戒役從不得洩風亦頓息維舟登岸行里許值暴雨趨避某富室見廳事設椅十餘座與江心沉者逼肖計其數奇問之對曰一椅久殘缺屢欲脩補

因循未果耳守額之抵任即呼富室至訊江  
心尸所自來以不知對出椅示之色頓變遂  
服辜蓋昔年曾延鄰邑生訓子生醉後自繩  
其妻美富室覘之信乃醉而沉諸江納其妻  
以為妾十餘載矣

京師正陽門外有劉姓者營馬磨業一日晚  
出未歸其傭燈下篩羅聞搗門聲以為劉至  
出視之則騾負重物立於門外疑賈貨走失  
恐有波累驅之去頃復來蹄觸不已傭開戶

扶之驟遽躍入掀所負於地馳去閉門慙視  
燦然金也不禁狂喜慮為覺匿草薦中劉  
歸見傭神色倉皇問之不答遂就寢移時聞  
羅聲斷續疑馬起自壁隙潛窺傭持白鏹反  
覆簸弄旋納諸懷頃復取視劉突出詰其由  
來不得已具以實告劉曰天賜也且暫休息  
當沽酒為賀殷勤勸酌傭沉醉酣睡劉取金  
瘞他所假寐其旁傭夢中笑語有聲劉呼醒  
問故傭復舉前事對劉佯驚曰我輩操薄業

焉得有此且更卒絡繹物從何來爾夢境恍  
惚耳傭急起覓視無有乃瞠目久之惘然曰  
是真夢耶復垂首而卧竟成蕉隄之鹿矣  
江南太學生顧某雍正壬子應試北闕夜夢  
人謂曰子南榜孝廉也宜速歸醒而喜甚時  
屈七月中旬恐已過錄送期憶素館八座某  
公與學使有舊乃乞其書星夜南馳抵金陵  
遇夏君之蓉於秦淮河上形容顛顛問之曰  
學使遺名祈補無策獨步河干聊自遣耳但

君應京兆試何以來此顧言其故夏懇於書  
中增已名許之書入二名俱補錄迨榜發夏  
高中顧竟被落

桐城方公問亭少丁家難依戚好黃州某守  
守未之奇也久且有厭薄意除夕親朋讌集  
公獨愀然不樂有相士在坐謂曰君骨格嶽  
奇異日飛騰未可量也衆聞其語咸目笑之  
相士忿然曰諸君井底蛙耳烏足相天下士  
謂公曰君明秋當發軔吾傾囊助君行無鬱



鬱久居此也公北上客平郡王藩邸從王軍  
前王奇公才薦於朝遂蒙殊遇不數年  
歷官節鎮加宮保果如相士言

張文和公允隨官黔省別駕時每同寮宴集  
端坐不苟言笑咸以呆張目之某郡李司馬  
獨奇公謂人曰張君非常人他年外建節旄  
內秉鈞軸我輩何敢望也或以告公公曰彼  
戲我本彊耳李聞之謂公曰吾非浪語異日  
當自驗但枚卜後恐祿位不永耳後總制滇

黜歷數載遂有金甌之命公每向人理前  
說喜且懼曰李司馬之言驗矣余其不久乎  
秉政踰歲而卒

康熙間賈某精風鑑相人屢中部曾孫某欲  
試其術讌集同人各擇偉僕易衣冠置之  
上坐主人俱衣僕衣立階下賈入睨視諸僕笑  
曰那得婢學夫人如此僭越耶即下階揖各  
主人上至孫賈不之顧孫嘻笑曰君於諸公  
咸察察而獨憤憤於某乎賈驚起曰君骨格

無足取惟齒貴耳適因掀髯始窺見之非得  
十而失一也孫益不快拂衣入其母問之告  
以故母曰異哉初產汝頗艱聞空中語曰此  
家有善行應生佳兒惜骸骨已成當更益貴  
齒余以為恍惚所致未曾話及今相士云爾  
真異人也孫乃出改容以謝孫初家寒封翁  
以訓詁為童子師積館穀十數金歲暮歸遇  
一婦抱兒泣水次問之曰夫出家貧無以卒  
歲欲覓自盡耳封翁惻然罄囊贈之遂獲此

報云

順治初京師劉某好收買舊物一日至崇文門外有老嫗持鐵器求售式類碗而制亦古重觔許賤價市之不解所用路遇一生見而問曰此前朝禁中物爾從何處得來劉心知有異詭云我固識之君試言驗其同異生曰嘉靖好道步斗禮壇壇燃燈四十九盞盞金質漆飾此其一也劉鎔之不謬乃造嫗曰鐵器尚有收貯者乎願盡沽也嫗欣然引至屋

後地坎內堆積累累皆鐵蓋也盡市以歸  
于樞字暘谷家貧力學余邑名下士也金壇  
于相國視學山左賞鑑之試輒冠軍與平原  
董曲江相頡頏一時有東于西董之目顧屢  
躋名場年四旬餘始登賢書乾隆壬申恩  
科董君成進士入詞館于被放嗒然東歸遘  
疾不起繼室張氏年二十餘結縭方一載母  
呼令歸氏曰予已為于門婦矣將焉往遂沐  
浴易新衣內外皆縫紉周密人莫測其故殮

日泣拜舅姑入室自經從容就義可謂巾幗丈夫矣

平原新庄張世珍舊族也患癰疾年久不愈遇一道士自言浙江馮姓善醫以藥酒一杯飲之沉疴立起乃深感焉館於家馮能攝亡人魂魄現鏡中雖歿數十載攝之無不畢肖又善丹術張試之銅錫皆成黃白遂告貸親友得數百金入爐火經數旬馮曰丹成矣須藥物點化顧本村荒僻無藥肆張復貸數十

金借騾二頭令其子偕往村東水務鎮市之途中頻令張子下騎撮土置囊中云有用處須臾至鎮有一人自肆中出呼張子飲視之乃其戚杜某也甫接談忽家人奔至曰主人病發矣危甚張子驚惶無措遂以銀付杜偕馮市藥奔歸父固無恙家人亦未嘗他出因備述其故父駭曰杜下世已久惡得尚存且鎮去村遠何迅速乃爾子恍然悟啓爐驗視空如也馮初策蹇來尚繫廐中往覘之乃紙

剪者揀篋中黃白物皆還原質張悔恨無及  
病亦復發而索逋盈門盡鬻田產償之竟至  
赤貧

東安尉姚某乾隆初任鄆都尉時署有大桑  
一株每月夜輒見紅裳人徘徊樹下習以為  
常不之異也後因子病須桑白皮令僕掘取  
去浮土數寸露微孔濶之漸大忽有蛇湧出  
啣尾連綿不可數計盤旋樹下積高數尺末  
一物自穴躍出立衆蛇上長尺許巨於臂隆



首方頤齒歷歷外露鱗甲遍體渾如猩紅額  
挺雙角色碧而銳額下赤鬚長與身等睛光  
灼灼睥然怒視若嗔人動其穴者姚乃具公  
服焚香祝曰余官雖卑朝廷吏也署中尺  
土皆余所主爾既具神異何不遠藏巖穴乃  
混跡公署耶祝畢物似解人意即跳入衆蛇  
亦隨之入姚乃封穴而樹石其上焉  
江西餘干諸生裘某每夕見紅光自井中起  
異焉淘之獲石匣啟得一硯質似端而細膩

瑩潤不可名狀試諸墨精光艷發經日不涸  
遂珍同拱璧築室貯之額曰寶硯齋後登賢  
書赴禮闈攜硯渡江狂飈陡起波濤洶湧遂  
窓忽開忽闔若有啓閉之者經數刻風浪始  
恬而硯已失所在矣

乾隆戊辰仲夏保定雨澤偶愆禁屠祈禱屠  
人王鎧夜卧衢巷朦朧中見珠旗羽葆儀仗  
森嚴傳呼曰東嶽大帝來將及巷前驅稟曰  
王屠攔路神不答命迂道去覺而狂喜遍以

告人次夕仍寢其處復見神至稟報如前神  
怒曰我為民祈雨何物王屠屢肆無禮發清  
苑令責二十醒訝其夢之不倫弗以為意也  
值縣令出王倉皇走避令覺其異執而問之  
忽懷中豚蹄墜地科以私宰杖二十焉  
順治初文登富室劉某創室落成夢中堂懸  
扁額書金門待詔字以為吉兆歷數傳無中  
式者而子孫零替殆盡乾隆中售與蓬萊馬  
臬使馬雍正癸卯詞林金門其名也

掖縣張某雍正中為山西宰讞一奇獄邑有  
諸生某父死廬墓母猶在堂每朔望歸省即  
返墓所暮年母覺婦體有異詰之云某月夜  
夫踰垣潛歸遂有娠母信而秘之後婦腹漸  
皤生見而驚問妻不應母以婦言告生默然  
遂縊死墓側妻旋亦自殺母訴之縣訪緝經  
年毫無踪跡母痛子甚常詣縣泣訴令每多  
方慰遣他日過某國學門適渴入啜茗值某  
外出家入延之書舍見曲房中一櫃頗精巧

意謂內藏古書啓視之乃貯白衣冠一襲時  
某父母固無恙令心動憶及諸生事急掩之  
出謂其家人曰爾主回可即過我復密囑幹  
役伺某抵署後亟往取其衣頃某進謁令話  
前事某色變呼役持衣示之益驚惶不能出  
一語獄乃定

武昌郡東關外四面佛寺壯麗宏敞創自前  
朝蓋數百年香火也佛像高二丈許鐵身銅  
首其首四圍皆具面目因以四面佛名雍正

中有諸生三十六人倡議寺歷省會龍脈有礙科名邀附名者八十餘人公請於官而毀之顧佛身高大佛首更堅重斧鑿竟日不能損因謀穴佛背置烈炬其中移時鎔化佛首乃墜衆愛銅質精純承分之為制器用未幾首事者皆背生瘡疾潰爛及項墜首而斃附名者尋患頭痛斃百餘人無一免者內有胥某係盜名附入者屢欲出首恐干衆怨遂中止後見諸人死亡相繼心益惴惴竊念咎非

由已或可倖免後選鄖陽訓導將赴任忽仰視驚叫云有金甲神持杵擊我首痛甚語竟而絕

予族人某家貧以博為業偶得千錢置床席側夜半夢蛇伏身旁驚起燭之無所見屢夢皆同悟曰殆錢為祟耶戲擊之觸箴傷指瘡潰為患醫之錢盡乃瘥

清苑有叔嫂二人同患瘋疾每相聞而發醫藥罔效一日叔病發家人扃閉室中忽破窓

躍出移時歸家神氣清醒自言途遇一道士  
為我療治褫衣縛樹間出利刃貼符其上呼  
曰斬瘋鬼刃從腰間過了無痛楚但覺冷如  
冰耳臨行並以符訣贈我云凡遇此症皆可  
療也家人初以為誕後見其毫無瘋態且符  
訣儼然在手咸信為神仙濟渡也無何嫂瘋  
發某乃如法施之呼未畢而嫂已被戕矣衆  
大驚某擲刀狂叫跳屋踰垣舊態陡發執鳴  
於官官審其情欲援例宥之某自供仇殺言



詞鑿鑿出仍昏迷如故竟定案坐抵  
萊郡舊家子某貧甚貸金販鵞頗獲利家計  
稍豐思此物足以居奇乃盡鬻所有市鵞千  
餘頭散飼沙灘將刻期赴都門求售忽聞鵞  
唳空際一鵞應之羣鵞皆鳴鼓翅翩翩縞如  
白雪旋高丈餘望之漸杳某跳巖踰澗尋覓  
累日片翮無所見

棲邑林孝廉公車北上宿某縣將寢見一披  
髮婦人自牆角出跪訴曰妾某姓婦也不得

志於公姑被夫捶楚致斃妾父鳴於官夫家  
行重賄將律以反坐死者已矣生者又復含  
冤渺渺孤魂無可告訴知公長者且與令相  
識希為解救林悸甚連聲許諾鬼泣謝而沒  
林竟夜不眠黎明投刺謁令述所見令瞿然  
起握林手曰我知過矣立返其賄而治之林  
是科中式官至別駕

溧陽諸生蔣士超之父販米鎮江暇日與客  
伴遊城外抵京口聞見江西大竹簾縣亘數

里循江而下將至關口忽水中出巨爪如雞足色間紅黃攀躡不得行時躡夫百數十人力無所以告躡主躡主就而視之曰吾聞龍爪如雞足豈守江龍不欲吾躡過關耶此異事宜鳴諸官太守出視之不能決乃轉告將軍守道於是合郡官屬皆至躡側將軍沉吟久之語道府曰龍守江猶吾儕守土是必有邪物隱伏躡內欲乘以渡江故龍遏其過今姑拆第一躡驗之遂悉驅躡上人大登岸

命水軍健者數百人駕龍船折簾約至五六層有小花蛇五寸許五色斑駁一躍入江龍爪隨沒俄頃晝晦江中疊浪如山迅雷烈風勢撼山岳惟見血毬大如斗屋溜色紅而氣腥竹簾飄泊莫知所之泊岸船隻沉裂不少岸上人奔避不及亦有死者逾半日勢乃定江水為赤

溧邑西鄙七里村一少年素業屠所居門近塘塘坎有大赤榆一株每至盛暑即浴於樹

陰下一日浴畢呼妻具飯飯訖礪其刃極鋒  
銛攜之徑出妻詢何往曰將殺龍妻笑曰子  
殺猪者耳焉能殺龍少年曰門前塘內有物  
甚鉅鱗大如箕每浴於深處此物必在吾以  
兩手合抱祇及其身之半但不知首尾作何  
狀度之必龍也今往殺不愈於殺猪乎妻曰  
龍神物豈可殺不聽疾趨而往甫片刻顛抖  
而歸泣曰吾不能生矣此物鱗大而堅刀不  
得入因於鱗之合縫處刺之鱗忽開有水射

出寒徹心骨吾中此水手戰股栗刀亦墜塘中矣妻飲以薑湯不能受數日而絕

江寧貧民無他貿易攜衣褶貯炒豆其中沿街叫喊易敝壞諸物名曰收荒鈔庫街有民婦朱氏父母俱喪遺一穉弟鞠養於家今收荒生理一日攜衣褶出遇雷震死婦抱尸歸哀號不已忽有近地棍徒糾集多人攔門索觀婦夫婉言辭謝棍不聽譁曰雷擊人謂之天刑天原以此示衆爾何匿尸不令吾曹快

覩攘臂排闥徑入衆或爭或勸正紛拏間陰  
雲乍合雷聲轟然金蛇撩亂而此棍已跪死  
街心矣

揭債至扣折錢苦矣西人每結黨為之金陵  
朱姓借錢千文年餘滾算欠至數金力不能  
償西人每日踵門呼索且攜刀在手曰爾不  
還錢當血是刀一日侵晨門方啓西人已突  
入手中刃利甚朱稽首哀求冀再緩期西人  
瞋目詬曰刀在此非我殺爾即爾殺我此刻

可了事矣因倒持其刃而前曰爾請殺爾請  
殺朱自計總不免於死與其為彼所殺奚若  
我殺之猶得少緩須臾死乎徑舉柄戳其腹  
西人負痛以手護創疾走有王老父子開錢  
米店向與西人熟識見其踉蹌走過讓坐啜  
茶西人口不能答甫坐定驀然倒地血從腹  
中湧出王大詫呼鄰救視已死矣衆鳴於官  
王據實陳辯不聽刑求數次竟承為仇殺據  
法命案必獲兇器與創口相符案乃結官追



兇器王謬承藏某處終不獲遂長繫追比而王之子痛父邁此不白寃日夜號慟請代不得榜於門曰吾父所遺資產約千金有得殺人消息者當以五百金報朱目擊王寃心已惻惻及見榜愈心動曰吾所不自首者以有老母在也今得多金養生喪死無憂矣往見王之子白其故赴官陳前事甚詳並有兇刀可據官乃釋王後朱獲減等以孝養終福邑王姓婦夫出獨居一日晨起聞室中錢

聲錚錚遍視無有俄自梁間紛紛墜落婦素  
貧見之喜動顏色聞空際語曰亦愛此乎當  
倍以贈汝即有制錢數緡置几上婦亦不究  
所自取而藏之夜半有少年立榻前婦驚欲  
號少年曰母日間錢即我所贈若肯永好當  
勿憂貧婦利其金從焉後時有所贈久悟其  
為狐且願已盈乃潛歸母家以避之狐亦繼  
至惡徙居彰其迹掌婦頰仍相隨不去或侮  
之輒作祟驅攘莫能去上元有戲龍燈者狐

聞之懼匿壺中謂曰慎勿以猪脬封口而束以絃女潛告家人如其言投烈火中須臾壺融化而狐遁出肆虐彌甚六月六日復值龍燈過其門邀入跳舞狐恐怖無所匿婦指壺示之狐曰前幾不免安可再悞婦曰曩偶失言為家人覺常自悔今誓不再洩狐信之竄入婦急起如前封之而埋諸郊妖遂絕未幾婦亦貧如初

予族人某貿易京都染噎症屢醫不效殆甚

乃東返無何復驅車北上衆詰之曰將抵家  
馬逸車覆痰忽上湧嘔吐移時胸膈頓爽而  
沉疴若失矣

固原參戎署多怪康熙中有張某蒞任一夕  
巡兵宿箭亭上忽聞足聲閣閣漸近亭級視  
之乃一巨人俯躬而入高與梁齊頭大如輪  
口張如箕目光睽閃繞亭而顧見衆聚寢以  
巨爪劈分數人兀坐其中腰間出大扇長三  
尺許往來動搖其風獵獵逼人毛髮衆魂魄

飛越冥然若迷天明家人起視衆皆僵卧救之活其半凡經巨爪攫者無一得免

晉藩溫公而遜雍正初秉鐸威縣時與狐友每來必以夜不令設燭杯酒酬酢談吐博雅且豪於飲月夜則見其形乃一黃瘠叟綸巾道服睛灼灼如電久之與家人稔熟遇童稚輒撫摩飼果餌覺指爪纖長而毛茸茸然偶與論古今佳麗狐曰褒姒輩未經目覩姑置無論漢唐以來無媿絕色惟昭君一人史氏

所傳洵非溢美和番時曾親見之至楊太真  
以肥婢工於蠱惑而元宗嬖之釀成天寶之  
亂文人弄筆盡態極妍其實亦尋常艷質耳  
未必六宮粉黛無顏色也公贊其靈幻過人  
狐曰人為萬物之靈七竅備具本有證仙之  
基特為情欲戕伐喪其至寶遂去道日遠耳  
我輩竅僅有六非經數百年伐毛洗髓不能  
脫此皮囊也恒以方伯呼公公訝之笑曰他  
年當自知及貴如狐言

余鄉先達某雅不喜浮屠官南中時境內寺宇拆毀殆盡有古刹建自前朝像皆銅鑄某毀之鎔為浴器一日晝浴陡見佛像森森現水中旋繞相向咸有怒容驚悸成疾而歿平原張君陶山乾隆初任楚省城步令以廉明稱一夕居民不戒於火延燬廬舍勢頗烈而縣署正當其衝焰烟逼近狂飈大作咸憂懼以為不救俄有物長丈餘自空飄下書城步縣封四字大徑尺餘火光照耀筆畫宛然

墜儀門前遽返風滅火署獲無恙閭邑無不見者

黃岡報恩寺殿宇崇闳建自前明藩邸乾隆乙酉夏黃梅堤潰平地水深丈餘田畝廬舍多被淹沒蒙恩發粟賑卹岡邑有協賑之米即寺中設廠碾運吏某董其事楚人之碾具名捩必引繩梁際貫捩柄之兩端始可推挽時殿梁高數尋無所藉手乃議施杆於佛項而縛以繩或有以瀆神傲者吏笑曰慈悲



如佛方欲捨身濟民區區勞動諒所不嗔且  
彼土偶也烏能靈遂肆意束縛久之佛項剝  
落四圍繩痕深寸許及事竣亦不加修補未  
幾吏喉下忽生巨癰治之不效漸至潰延宛  
轉呼號墮首而斃

余鄉海市惟登郡蓬萊閣為最每春夏之交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人輒見之東坡守登州  
值歲晚以不見為恨禱於神乃見誠未有之  
奇也嘗聞父老云市之現也變態不一或城

垣隱起雉堞崔嵬綿亘袤延儼然都會或倏  
為市鎮之形萬瓦鱗次千門洞啟摩肩擊轂  
者紛紛如織又或為大叢林浮屠聳峙殿閣  
崢嶸莫不宏傑嵯峨玲瓏耀目又或峰巒矗  
立夏木千章異卉珍禽宛如圖畫若遠若近  
乍離乍合或移時而更一境或轉瞬而變其  
狀靈幻萬端莫測所自順治初有登鎮某宴  
客閣上酬酢方酣突有艤舳無數遍列旌旗  
蔽海而來舟中人皆戎裝荷戟狀貌偉異有

類天神某驚為海寇至即撤席命軍士戒嚴  
正紛曉間忽人舟俱渺惟見海色天光相與  
滉漾而已余生長海濱少隨父兄奔馳宦轍  
今復一行作吏徒耳食其勝未經目擊聊紀  
所聞為異日探奇之一証云